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七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宗朱辨義	春秋通論	春秋世族譜	春秋長曆	惠氏春秋說
--------	------	-------	------	-------

清 張自超撰……………一	清 方苞撰……………二九一	清 陳厚耀撰……………三五二	清 陳厚耀撰……………三九三	清 惠士奇撰……………六二七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涓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宗朱辨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彝歎高淳人康熙癸未

進士是書大意本朱子据事直書之旨不為

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

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
提要

比事屬詞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

氏之說以為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

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

故於宋司馬革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

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

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

高厚謂非悅晉於定公八年從祀先公以為

昭祔成廟定公所祀之高曾祖禰仍是文宣

成襄皆確有所見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
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為名而參求經傳務掃
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實出自心得者為多
後方苞作春秋經解多取材于此書近時解
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以外此亦善本
矣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
提要

二

春秋宗朱辨義總論

經旨先儒講解切當不可易者不再發明其前人不
合之說後人已有所辨者不再辨或雖不合而於大義
無關者亦不置論凡所辨論必反覆前後所書此事
以求其可通又合諸儒之說參互斟酌去其非者存
其是者未敢以臆斷也其於朱子則已言者引其言
未言者推其意間有非朱子之意或朱子曾言之而
鄙見微有不然者亦未敢阿私而曲徇之也總發大
義列於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
總論

一

孫明復以為春秋有貶無褒朱子曰如晉士匄伐齊聞
喪而還分明是褒之夫王政不行而諸侯放恣專會盟
擅侵伐其事原無可褒至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
之盟尊周攘楚聖人取之者則固以寓褒於貶也而其
他彼善於此之事其辭若許之而其意若有憾者則又
以寓貶於褒也朱子曰春秋貴仁義而賤功利貴王道
而賤伯功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亦不廢五伯之功通乎

此則褒貶可知矣其寓褒於貶寓貶於褒之義可知矣
蓋聖人非有意以為褒貶據其事直書之其事是則其
辭若褒其事非則其辭若貶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
有是則其辭若以褒為貶若以貶為褒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
作非以存王迹以著王迹之所以熄而詩之所以亡也
會盟侵伐諸侯自專而王不能禁弑君篡國而王不能
討繼世而上不稟命又擅廢立之大夫世家而國無命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朝義
總論

二

卿又專殺之王世子出會天王下勞而不知其非朝伯
主不朝天王而相沿以為故名為攘楚而實則爭伯名
為請王命而實則役王臣不特戎狄四侵吳楚強橫以
為大亂之世也而內諸侯之無王伯主之無王亦已甚
矣夫子筆削魯史直書於冊而罪之大小俱著故孟子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有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者有書事在前而示義
在後書事在後而示義在前者有以不書示義者有以

疊書示義者有煩文以示義者有省文以示義者有閒
文以示義者有微文以示義者有義係乎人而其事不
必詳者有義係乎事而其人不必詳者有書其事同文
而義在各著其是非者有書其人同事而義在分別其
善惡者有書一事而具數義者有書數事而明一義者
蓋是非以筆削而見褒貶以是非而見比事屬辭春秋
之教固無待於鈎深而索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朝義
總論

三

諸侯侵伐魯君大夫不與者文公以前侵則僖二十八
年晉侯侵曹一舉爵伐則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
邾人伐齊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二十三
年齊侯伐宋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六舉爵而已其他稱
人而諸侯大夫不詳者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
將而皆諸侯之事不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
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
見義非大夫將者則舉諸侯之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

者亦從畧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之大義也諸儒於前之書人者槩以為貶至於事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將卑師少其於後之稱名稱帥師者槩以為無貶至於事有極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不待貶絕而惡自見是非予奪遂至失實朱子曰夫子作春秋當時之事實寫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若云去其爵子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却是謬也

詳見各條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熹

四

春秋紀事之書也而義即在乎事之中苟致於事不得其實則索其義有不可以強通者矣諸儒於事則全信左氏於事之合禮不合禮者則衷三禮以斷之夫周禮之舊當孟子之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之其詳已不可得聞而況漢儒襍集之書其可盡據以論春秋哉左氏之浮夸其不可全信抑又明矣故春秋有不可卒解者不當以三傳同文古禮可徵而竟不一闕疑也諸儒惟坐不肯闕疑故信左氏者取諸左氏不信左氏者則又

撰以己意致證三禮者則以三禮之成言斷春秋之已事而不知漢儒附春秋及三傳之說以為禮者正多也朱子解經於文之難通者則曰疑悞疑衍疑有闕文於義之不可以卒合者則曰未詳於兩說之可通者則曰未知孰是於禮之無可徵信者則曰不可致夫以朱子之博於學而精於理其解經之虛公嚴謹且如此何說春秋者謾自以為能觀其大而會其通一句一字無漏義耶竊恐悞文不特郭公闕文不特夏五疑義不特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熹

五

之十三年不書王及兩闕秋冬而已也

詳見各條下

諸儒以春秋稱字為褒內如季子來歸外如宋子哀來奔稱字之類皆以為褒其賢也顧於析邑歸仇之紀季則賢之而於因亂復國之許叔則又罪之於蔡季歸國則賢之而於蕭叔朝公則又罪之於高子來盟則賢之而於仲孫省難則又罪之至於華孫來盟義不可通則又以為義不係乎名說終不得而定朱子曰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有個子突夫子因存他名字

如何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推此則知

爵氏名字因乎舊史非以寓褒貶也

詳見各條下

十二公即位不即位文定以為上既不稟命於天王內又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是也而於桓宣不可以通則以為如其即位之意以著其無隱先君之心又於定公不可以通則遂無說非也朱子曰書即位者是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之書即位是桓自正其即位之禮於是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六

公之書即位不書即位可以通矣

詳見各公元年條下

三傳言侵伐各不同李氏駁之極是文定以為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亦未盡當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以討為伐固為不可而所云聲其罪者亦非受伐之國果有可伐之罪而伐人國者欲加其罪不患無辭耳蓋伐云者執言而來陳兵於境必服而後去之不服則戰不戰則守守之固則圍之守之不固則入之故春秋書伐之後則有或戰或圍或入之事而書侵

無之無所執以為言入其境而即去志不在於服之不

及其戰何用其守不暇於圍何至於入哉乃文定以為

潛師則又不然也晉定會王臣合十八國有事於楚而

召陵書侵非潛師可知矣文定於左氏言伐而經書侵

左氏言侵而經書伐者謂為聖人筆削褒貶所係是蓋

以書侵為不予其伐而侵為貶辭也然則易稱利用侵

伐則侵與伐皆用師之名而皇矣之稱文王曰侵阮徂

共武王誓師亦曰侵於之疆司馬九伐之法有負固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六

服則侵之則侵非不善之辭又如魯受伐則書伐受侵則書侵魯伐人則書伐侵人則書侵魯史據事之實夫子仍史之文初何係乎褒貶哉

春秋會盟隱桓之時散亂無屬齊桓興而始聽命於伯

主桓卒又將散亂而攝於晉文至晉世主夏盟而諸侯

之私會私盟不行者幾及百年晉伯漸衰而春秋之終

其散亂與春秋之始不異矣以名言之則離與參為私

同為公也以事言之則事之公者為公事之私者為私

也以義言之則合乎義者為公不合乎義者為私也其有見於傳而經不書者或於大故無關或又煩而可省諸儒以為惡而削之諱而削之皆非也

諸儒以為春秋於內大惡則諱之夫內之大惡諱弑書薨聖人之不得已也而且以不地著之桓宣輦遂慶父之為賊文姜哀姜之與弑則終不得而諱也其他孰有大於國母宣淫之醜乎孰有大於朝齊朝晉朝楚之辱乎孰有大於郊禘蒐閱之僭禮易許田不視朔之變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集解

逆祀而躋僖公瀆倫而娶同姓乎孰有大於刺公子買公子偃之無罪乎孰有大於丘甲之虐用民力田賦之厚斂民財乎則備書於冊矣而又何諱哉蓋聖人據魯史以作春秋其會盟侵伐弑君殺大夫則統天下諸侯以示義至於朝聘卒葬祭祀昏姻立宮城邑一切興作之類則皆以魯事示義事係乎一國而義關乎天下聖人原無所顧忌於魯諸儒但以滅國書取朝聘書如出奔書遜謂皆諱之而不知婉其文而不沒其實不

得謂之諱也諸儒又以會盟侵伐之不目公及大夫者為諱然即不目公及大夫而其屬辭曰及曰會即明知其非公即大夫矣何為諱耶諸儒又據左氏事實之詳

而經有不書者為諱即其事洵有之而於義無害又無關於國於天下之故或舊史不書或夫子削之可以無書而不書非以諱為義也至於左氏諱尊諱親諱賢之說抑又不然蓋當春秋凌替僭亂之世聖人之道先王之法無有存者聖人正以惡夫禮樂變為干戈仁義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集解

於功利諸侯強而荆蠻橫小侯滅而大族興篡弑叛亂接跡於世而作春秋以著其變亂之實使義取乎諱之則春秋亦可以不作矣朱子曰春秋直載當時之事又曰據魯史以書其事然則何有於諱哉

諸儒以書公子不書公子書氏不書氏為褒貶然攷於春秋內惟公子翬前不稱公子而後稱公子外惟陽處父前不稱氏而後稱氏其他則為公子者始終稱公子有氏者始終稱氏未嘗因事之美惡忽削忽書以示義

蓋以公子而有後於國世為卿以專國政此積漸而為大夫用事之天下聖人因其實以著之而豈以書不書為褒貶哉故春秋之初內有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奪之者貶之也春秋之後外無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予之者褒之也褒貶在事不在氏族名字如諸儒之說是非公罪亂者多矣

詳見各條下

文定論天王崩葬以為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也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崩葬皆不志者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詳義

春秋宗朱詳義

十一

室不告魯亦不往也其說最合使準此以論諸侯之卒葬則無不可以通矣而於諸侯葬例以為有怠於禮而不葬有弱其君而不葬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者猶得其義至所云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以為聖人所削春秋之法者則不盡然也朱子曰春秋崩薨卒葬原無意義蓋其書葬不書葬上而天王大而齊宋親而晉衛小而滕薛邾杞外而秦楚變而弑君往會則書不往會則不書其當往

而不往不當往而往則因其實以著之而非別有意義也

詳見各條下

公穀以為弑君討賊則書葬不討賊則不書葬而內於桓公之仇未復而葬不可以通則以為不責其踰國而討也於閔公之賊既討而不葬不可以通則以為不以討母葬子也外於宋捷齊光齊卓衛剽之賊既討而不葬於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葬不可以通則多為之辭說非也內而赴於諸侯以禮葬則書不赴於諸侯不以禮葬則不書外而魯往會則書魯不往會則不書因乎舊史非有筆削正朱子所謂崩薨卒葬無甚意義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詳義

十一

詳見壬戌公薨條下

說春秋者以弑君之賊未討則不再見經為聖人削其人以誅之也而於趙盾見經不可以通則以為盾非親弑君者為法受惡故聖人貸之為此說者亦未攷於齊商人楚商臣皆弑君之賊而春秋所書之齊侯楚子即其人耳

詳見趙盾孫免侵陳條下

殺大夫稱國稱國人文定之說甚得其義弑君稱名稱國稱國人左氏以稱國稱國人者責其君無道自取而文定所謂聖人無私與天為一者即左氏無道自取之義也而於經文書卒左氏以為弑者則又撰為聖人不忍書之說夫春秋書弑君以誅亂臣賊子必不以其君無道而縱亂賊亦無所為不忍書者以遭變為正卒使後人致疑於其故也

詳見各弑君條下

春秋書歸女逆婦諸儒皆從合禮不合禮立論夫禮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鼎著
熊論

合與不合義固有之而春秋實以著婚姻為邦交之大也乃其歸女則於紀杞鄆諸小國莒慶齊高固則又以下嫁於大夫而子叔姬之歸齊不書特詳於伯姬之歸宋逆婦則桓莊僖文宣成皆娶齊女而聲姜之逆至不書襄昭定哀之夫人不詳其娶於何氏聖人蓋有意寓乎其間而禮之合與不合則因事以併著者也

詳見各逆

婦歸女
條下

楚初稱荆漸而稱人既建號楚而君漸舉爵大夫漸稱

名諸儒於其來聘則曰慕義而來進之也於其稱人舉

爵則曰漸進之義也夫春秋之作原以著二伯之功二

伯之功在攘楚而願進楚君臣與內諸侯大夫齊等哉

蓋楚非戎狄之比戎狄雖在內地而為患小故其君不

必詳楚亦非秦之比秦雖周爵稱伯而不為中國患故

其大夫不必詳楚亦非吳之比吳雖驟強而起於春秋

將終故其君大夫皆不必詳惟楚則與中國始終為敵

使不爵其君不名其大夫則楚之為患中國其實不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鼎著
熊論

楚之實不著則二伯相繼攘楚之事跡不著楚之時強時弱亦不著而晉世伯之有盛有衰亦不著矣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在王畿之內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併矣然則春秋豈進楚哉

五伯者趙氏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丁氏曰夏

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也朱子註孟子兩存其

說至說春秋如云春秋初間王政不行五伯扶持方有

統屬又云春秋之時五伯迭興桓文為盛則似專主趙氏其意或以皇帝王伯見世道之升降不應湯之前已有昆吾文武之前已有大彭豷韋伯而王王而伯相間而興耳然秦穆未有合諸侯之事宋襄爭伯而師敗身死楚莊僭王聖人正以攘楚許桓文必不予楚莊以伯恐當以丁氏所列為是也

讀春秋不得不攷事於左氏朱子曰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固當信其可信者也但有與經牴牾者如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
總論

十四

舉諸侯之爵而左氏以為大夫如經稱人而左氏以為諸侯又如侵伐圍入取滅之類間有不合諸儒往往據之以為聖人筆削褒貶予奪之義所在殊失之也伊川曰以傳攷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此意最好蓋經傳不妨有異同經既書得明白則不可為傳所疑悞也春秋全經合看却是一篇文字天王是題旨齊桓晉文是主意楚是客意魯是線索鄭是波瀾宋衛陳蔡曹許滕邾是鋪襯秦是篇首陪客吳是結尾陪客會盟侵伐

是闕節弑君殺大夫是議論朝聘嫁娶是聯絡郊禘蒐閱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螟螽麋鷃之類是點綴其間有起有伏有轉有接有串插有照應有虛有實有景有情有排募處有細密處有驚策處有閒散處有言外之言有意中之意往復無窮整齊不漏義理充實血脉流通直是千古第一篇奇文逐字拆看則事事有起結有開合逐字句細看則一句一字索之不能極其精推之不能盡其大但須得其大義所在不可穿鑿故朱子曰雜以己意則差舛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
總論

十五

春秋宗朱辨義總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辨義卷一

高淳張自超撰

隱公

元年

有天子之元年有諸侯之元年春秋魯史故先書年而次天時王月繫於其下

春王正月

文定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夫子改作春正月是泥於商革夏令以丑月為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辨義

卷一

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為歲首仍謂之十一月而未嘗改月也夫以歲首而書十二月十一月固為不順周歷既以十一月為歲首夫子擅變時王之法大非為下不倍之義尤不可信宜朱子不然其說也朱子以劉賈夫以為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元有此字然無論為夫子所加為元有此字而周之以子丑寅為春無親也蓋既以子為正月自不應以子月為冬如以為冬則週一歲之間周以二冬月始以一冬月終商以二冬月始以一冬月終其顛倒四時之序亦甚矣既以子月為歲首自不應仍謂之十一月如仍謂之十一月則週一歲之間周以十一月始以十月終商以十二月始以十一月終其錯亂生成之數亦甚矣後儒據詩書所稱而親春秋不亦悞耶夫春秋者編年紀月之書也今論年月不取信於編年紀月之春秋而反惑於詩書豈足以定先王革命改正之義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辨義

卷一

感於書者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三祀十有二月謂商以十有二月為歲首周必以十有二月為歲首魯史必書元年十有一月而夫子改為春正月則所謂三代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朝觀會同領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之說也然即以書證之虞書正月上帝受終文祖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正月朔旦受命神宗月必曰正日必曰元曰上旦必曰朔莫不取義于正始而顧以十有一月十有二月為歲首以行即位告廟朝覲會同諸大事耶伊訓太甲皆古文尚書出孔安國之手原不足信即以古文之泰誓武成證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武成惟一月壬辰荀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曰春武成曰一月台之則春一月也其以春為一歲四時之首何疑則春秋之書春王正月何疑哉台詒洛詒今古文皆春可信雖紀月日而不紀年台詒始以二月三月而洛詒則始以三月終以十二月則詒謂周非改月哉後之論者不以春秋正伊訓太甲之詒而以伊訓太甲滋春秋之疑未見其允也惑於詩者以幽風之七月流火小雅之六月棲棲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四月維夏及小雅之二月初吉謂周本不改月故詩人取用合乎夏正然即以幽詩證之所云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者其為子丑寅月信矣宜居幽之時以子丑寅為一二三至於革命改正而反以十有一月十有二月正月為子丑寅以居一歲之先哉後之論者不以春秋正詩人取義之從時今而以詩詞逆斷聖人之改周正亦未見其允也觀於文王繫卦臨之八月有凶朱子則疑於夏正周正也七月六月諸詩朱子則以為夏正也孟子于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朱子則以為周正也而周禮始和布政則皆於正月而又有正歲之文又有仲春始蠶上春之三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之異所以不齊者古之三正通乎俗凡立言而從乎時則用夏正凡立言之

of

四

1500 - 經 - 0178 - 0011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公孫

位之禮志實存乎讓桓伊川責其自立者據有位之
實跡而疑其讓桓之虛志也夫隱公讓桓之志即不
可知而惠公與桓之事亦未可據何以見隱不當立
而即位為自立與文定責其內無所承者亦以惠公
命桓不命隱不特不予其有讓之節而又罪其開篡
之端也夫惠既未有成命立桓而隱亦未有陰賊及
弟何以見長者不當有國而幼者當有國與則伊川
文定之說又不若三傳之說長矣但左氏以為攝夫
攝者代其事非有其國也隱既有其國不得為攝夫
公羊曰立子以貴不以長然惠公之以仲子為夫人
亦未有據謂為應立不可漢人有云母愛者子抱溺
愛而亂禮不可不以為惠之邪心也穀梁曰成父之
惡蹈道則未然泰伯夷之尊父命未可非也責之
者又以為泰伯夷之尊父命未可非也責之者
大夫不悅以應有國之長兄始君而終與之從權以
濟未有不悅也責之者又以為桓少宜攝桓長當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公孫

桓而立內懼國人之不悅外懼屬國之不從故與邪
君首結私盟亦似深文但邪為附庸魯不能以大字
小邪不能以小事大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不待
七年渝盟用兵而已見其非矣又隱公立前數月所
然在喪他務未遑宴然出國都而盟鄰君尤春秋所
譏也及者公羊曰我欲之也穀梁曰內為志也非也
史氏之文耳春秋公與諸侯特相盟書及者四受伯
主盟書及者三王臣諸侯會而盟書及者一桓元
年及鄭伯盟越上有會鄭伯於垂之文也文三年及
晉侯盟十三年及晉侯盟襄三年及晉侯盟長檮上
有公如晉之文也文十七年及齊侯盟穀上有齊侯
伐我西鄙之文也定四年及諸侯盟車鮑上有會名
陵侵楚之文也惟隱及邪儀父盟蔑閑及齊侯盟落
姑則上無所承史氏於此而獨有異文夫子於此而
獨有異義哉又如首止則及而會黃池則會而及鍾
離於桓於向則會而會難澤則叔孫豹及而及史氏
因事以為文夫子因文以示義也如諸儒之說則我
欲人欲內志外志但取義於書及書會而不合者多
矣且有及及之盟亦當有及及之會春秋有及及而
無及會無及會而有及及之盟及及之會春秋有及
之詞宣三書及及而及及之盟及及之會春秋有及
及外大夫盟書及及而及及之盟及及之會春秋有
向成則皆因來聘而及及之盟及及之會春秋有
削其來聘之文惟及及之盟及及之會春秋有
蔑之上無所承同及及之盟及及之會春秋有
姑之上無所承同及及之盟及及之會春秋有
書及及之例夫子亦不以此數事而特起書及之義可
知矣又諸儒謂盟以日成者蔑之盟渝故不日然如
桓之盟儀父於趙亦渝何以日耶或以為喪盟故不
日然如桓之盟鄭伯於趙亦在喪何以日耶春秋紀
公之盟於齊桓則私盟者三一日一不日一不月公
盟者七一日六不日於他諸侯則盟而不日者六或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並作昧

盟非先王所禁亦非君子所尚使有聖人當世則天
下諸侯不敢有私怨又豈敢有私好而何用盟為哉
固知盟為哀世之事也其所謂公私者彼事之有公
私而非以同為公離與參為私也高氏以為隱公為

以為齊桓之盟以不日為信日者譏不月者譏他諸侯之盟以日為信不日者譏不月者譏然則葵丘何譏又何以於柯於扈譏而落姑無譏耶又何以魯桓之離盟參盟不一譏而晉世伯之於扈於蒲祝柯之盟獨謹葵丘於晉世伯之盟謹之也然何以於齊桓柯卑馳耶當是載書之詞桓以示信義不日以嚴諸侯其他亦矢日則日不矢日則不日故日不日有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勝敵之辭祇一克字而鄭莊之用徒眾以加其弟鄭段之用徒眾以抗其兄皆可見矣鄭莊之致段有徒眾鄭段之致莊用徒眾皆可見矣并段之未殺而奔亦不必書矣左氏一篇文字都從克字生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七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卒葬無故左氏以為豫凶事者以明年十二月書夫人子氏薨為仲子故曰豫也公羊以為不及事者疑卒葬於未入春秋之前故曰不及也夫生存來賜固為必無之事若卒葬逾年則賜亦無所用之然觀僖公成風卒葬逾五年而秦人歸襚則不及事者容或然也禮之變也既可以不及事則亦可以豫事故亦無憑而斷左氏之非也抑又安知不卒葬於是年而經不書耶總之春秋之義不係乎此也以天王而下賜諸侯之妾儼然以仲子而配惠公所以示賤也伊川以為不天亂倫是已而又以為王不去天為春秋始見天王之義而不知舍賜成風而王不稱天者以前後薨葬有夫人小君之稱故不稱天以見其不可夫人小君也此未見薨葬未見有夫人小君之稱故不去天獨為嚴重之辭以著其瀆亂之實也其

書天王書宰又書名者天王既使宰宰既稱名魯史不當使宰而使宰宰不當稱名而稱名當時瀆亂本自如此夫子因如此書以示其瀆亂如謂是夫子名宰以治其罪向使舊史原不書名夫子何從得宰之名而書之耶又春秋紀事之書雖或間文必有關於前後之事其書此者使後人攷於惠公之寵仲子桓公為仲子所出而隱之所以攝位而志存乎讓桓也其天王來賜之非禮宰喧稱名之非禮魯不辭而受公然書於國史之非禮則因事以著而已而豈專為貶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陸氏劉氏呂氏皆以為公及之諱與宋大夫盟故沒公不書然及戎盟唐及莒人盟浮來不諱而此諱殊無義理公穀伊川文定皆以為微者夫使春秋之初陪臣已專盟則不待至梁而始過刺天下之大夫矣此蓋魯宋之相合不可不誌其端當是內大夫及宋大夫內大夫不名者義不係乎名內大夫宋大夫及高侯盟及處父盟之不稱公以示貶然盟高侯則出我之國都盟處父則在我之國都此盟於宿可以知其非來聘而及之盟也如為公及而沒公不書則又當與莊之及高侯文之及處父同為在喪而專盟大夫沒公不書以示貶而非諱矣又春秋及外大夫專盟多不稱公觀於及莒人盟浮來稱公則亦不可以一例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八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穀梁伊川文定皆以為祭伯來朝不書朝者不與其朝也夫使祭伯之來果行朝禮則宜直書來朝以明

其罪不應沒其朝使罪反不明矣若以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而降體朝魯為不可訓則不書朝為天王諱而非不與其朝以明其罪矣當是交好不行朝禮故書以罪其外交耳或別有事故如桓八年之書祭公來為逆王後於紀也

公子益師卒

內大夫之書卒與外侯同當是其君加禮之故也加禮則國史書之不加禮則國史不書夫子作春秋一加仍之而義見矣伊川曰書之以見君臣之義孫氏曰或君臨之或賻贈之遇臣有禮則卒之也然致隱之世卒四大夫桓莊五十年間桓之公子輩及桑莊之公子結及溺皆用事見經而皆不卒莊不卒大夫而卒公子牙僖文以後八公之世書卒者三家及臧氏辰許之外仲遂用事卒以公子而氏仲叔駘不用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辨義

九

亦卒以公弟而氏叔則踵益師與疆之故而他無聞矣可見大夫之卒而書于史與外侯同者由於是卿師之強原非禮之當然夫子仍舊史以著史變也蓋益師與疆皆孝公之子惠公之弟當惠公之薨使引國故而兄終弟及則益師與疆皆君矣惟惠公欲立桓諸大夫不悅而叛隱以立益師與疆皆不爭故隱德之而寵為公子曲加恩禮既以公子卒之故皆得有後於魯則魯之以公子而世卿自隱公始觀於無駭為公子展之孫而書師書卒皆不氏則在孝惠之世無駭之祖父猶未稱公子公孫可知矣隱之世四卒大夫而兩稱公子則謂隱不爵大夫者不必然也其不書日公羊以為遠而失其日者其義是矣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春會戎至秋則與之盟矣會必有禮盟必有事舍中國而親戎自潰其防而臨不義春秋書外會外盟自魯於戎始何至受楚盟往會吳而始惡內諸侯哉叔梁曰會者外為主也然通春秋公會私會無有不書會者宜皆外為主耶會有實義有虛文如書會於某則有相會之禮而會字之義為實故會於某會於某名陵侵楚會葵丘而盟葵丘之類會字皆實義也至如會伐會侵則不必先行會禮而會字之文為虛即會圍齊而盟馬陵會伐鄭而盟柯陵盟戲盟亳城北虛文也若襄十一年之書會伐鄭書會蕭魚則上會字虛文下會字實義矣史氏之文不同如此耳又諸儒以會為成於月者其不月皆譏然離會參會可以月成至伯主之合諸侯雖要約有期或先後而至豈可不月桓十四會而無有不月遂以月成為例而以不月為譏至桓文之會不月則又遷其詞以桓文之會皆不月而月者為譏矣攷於春秋桓之十四會皆月者離會參會耳自齊桓創伯而諸侯公會不月者多而月者少矣諸儒每以桓文之會不月而其實桓五會而於檀於淮皆月文一會不月則無可此以觀也至晉世伯而合諸侯終春秋之世宣七年黑壤成十二年瑣澤十六年沙隨襄五年於戚十年於祖十一年蕭魚二十二年沙隨二十六年澶淵昭十三年平丘哀十三年黃池則皆不月其襄七年於郟為鄭伯卒月十六年梁為大夫盟月二十一年商任二十五年夷儀皆承日食月二十五年夷儀承日食月此五會之蒙月不蒙月即不可知而亦可見公會之不月為常矣烏得不月而為譏哉惟趙氏則以為凡公與盟主之會皆不月而又以為必無成事而後月蓋謂於檀於淮於郟及兩夷儀也然如沙隨之不見公平丘之公不與盟皆不紀月以別異之而又何論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宋朱辨義

十